

决定性的一步

凯尔巴巴耶夫著



时代出版社

决定性的一步

凯尔巴巴耶夫著

82012

前

決定性的一步

蘇聯 凱爾巴巴耶夫 著

江 犁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Berdi Kerbabayev

THE DECISIVE STEP

"Soviet Literature" No. 11, 1948

內 容 提 要

這部長篇小說感人地描繪了土庫曼人民在十月革命時對國內外敵人進行的英勇的鬥爭；它有力地暴露了帝國主義（主要是英帝國主義）對十月革命進行的武裝干涉及其企圖將土庫曼從蘇聯國內分化出去的可恥陰謀；它深刻地寫出了土庫曼內部反動勢力（地主、沙皇舊官吏、孟什維克等）用各種手段、假各種名義而進行的反革命勾當；它用血淋淋的現實證明了農民只有在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徹底的解放。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8—16/32

1—19,070冊 202千字

定價 8,900 元

一九一七年在土庫曼是個大旱年。過去一冬，天上就沒有落過一滴雨，地上也沒有長出一棵綠苗。河流和水道都乾了。熱風吹掠着乾透了的土地。由於嚴寒的冬天而瘦得幾乎像骷髏一樣的牛飢餓地到處尋找青草，可是一片草葉也沒有。還是早春的時候，牛疫就盛行了起來。撒下的種子還在原來的地方，沒有發芽；耕地上佈滿了塵土。這都不是好徵兆。

農民們絕望了。眼看着他們唯一的駱駝、最後的一匹母馬，或是一頭可憐的母牛像雪一樣地融化下去，這是多麼大的痛苦！農民哪兒還能給牛找到飼料呢？他們僅能勉強地給自己找到吃的東西。

就在泉石村當中的那塊地上散亂地蹲着一羣農民。有的下棋，有的彼此訴說着自己的不幸，有的就只是坐在那裏，爲那每天的麵包而沉思着，爲他們被沙皇敕令徵調到後方服勞役去的親人們的命運而無言地焦急着。一陣陣的風捲着塵土，吹過橫七豎八地呆在那裏的人們。天空也是一片灰色。

一個年過七十的老頭兒，有一個球形鼻子，將着他那滿是塵土的稀疏鬍子，淒涼地說：

「我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年頭。願上帝保佑一切順利吧！」

另外一個老頭兒慢慢地揚起他那睫毛很長的眼皮，看了看風沙猛吹着的田野，深深地歎了口氣。「飢寒我都見過，可是我却沒見過這種年頭，一個雨滴兒也沒有。這一定很不吉利。阿訇們說，

世界末日要來之前，一切土裏生出來的東西都要絕跡，可怕的災荒就要來到。如果全世界毀滅的一天還遠的話就好了。」他邊說，邊用一頂破帽子拍打鬍子上的灰塵。

老頭子們的這些悲憤的話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可是米拉伯、波黑、瓦拉的突然出現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個大肚皮的人搖搖擺擺地走來了；還離大家相當遠的時候，他就蹣跚起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睛叫着：

「老鄉們！你們聽見了嗎？他們說俄皇倒了……」

他帶來的消息使每一個人都愣住了。下棋的人歎歎地坐着，手裏拿着的棋子還懸空捏着。有球形鼻子的那個老頭兒緊捏着他的鬍子。每個人都茫然地望着波黑、瓦拉。他又說：

「是的，他們說發生了『革——命』啦。」

沒有一個人知道「革——命」是甚麼意思，可是誰都還沒有來得及詢問，波黑、瓦拉就又自動地作進一步的報道了。

「我不是在怨誰，不過何必隱瞞呢？我們都知道在老百姓中間有很多壞蛋和浪人。他們在想入非非呢。這些毫無頭腦的笨蛋們似乎什麼都想要最最好的。還會有比沙皇制度更好的制度嗎？就連一向爲一點點事就自相殘殺的土庫曼人在公正的沙皇庇蔭之下，也過着甜美的日子呀。可是現在沙皇被推翻了。我們看看你們會得到什麼好處。去年你們跟着葉塞斯，或是他那朋友——那廢物阿圖克，攻打沙皇政府的時候，你們得到了甚麼呢？現在你們就得從狗の後腿那兒找水喝了。沒有沙皇的人民就像沒有牧羊人的羊羣——他們就會給狼吃掉，就會變爲人們貪心的犧牲品。」

波黑·瓦拉的話從那個睫毛很長的老頭兒那兒得到了反響。

「我不是說過這天早是不吉利的嗎？」他預言似地說。

但那有着球形鼻子的老頭兒提出了異議：

「人常說：女人死了不要緊，酸牛奶打翻了不要緊。我說：沙皇死了不要緊，王位倒了不要緊！

……要記住，沒有聽到沙皇的名字以前，我們就有鬍子了。而且我們的鬍子在變灰的時候，在沙皇統治下，我們甚麼都看見過了！那些連脚印都抵不上的，甚至於連手指甲都不值的四脚蛇」——講到這裏老頭兒嚴厲地看了看波黑·瓦拉——「也都用鞭子監視着你，騎在你的頭上，而這都是代表沙皇而做的呀。你看，在我這晚年時候，他們從我的手裏奪去了我最後的一隻駱駝。而你，他們把你唯一的兒子也趕到了很遠的地方。假如沙皇給推翻了的話——正是實現了我們的夢想。假如上帝高興的話，也許會下雨了，一陣驟雨，那末，雖然晚了一些，我們也會收得我們每天吃用的糧食了。」

波黑·瓦拉幾次想打斷老頭兒的話，但却沒有成功，因為這老頭兒的聲音一直都是很大的。但是老頭兒一講完，波黑·瓦拉就大聲叫着說：

「啊哈！你想到你在說甚麼嗎？如果沙皇沒有倒怎麼樣呢？也許是謠言呢？」

「如果是謠言的話，人們也是從你那兒聽到的呀。」

「即使沙皇倒了，『革——命』真的發生了，可是沙皇也多半還有兒子和孫子，總有一個還會變成沙皇的。今天你說的話，明天就會傳到他的耳朵裏去。那末我們就會受禍……張嘴說話以前要好好想

一想。願上帝保佑俄皇萬歲，江山不滅。」

人們還沒有聽完波黑·瓦拉的急促的話，村裏的長舌頭烏姆莎格在去哈拿撒百邑。那裏的路上飛奔了過來，她一面跑着，一面提着褲子。

「嗚哨，老鄉們！俄國沙皇垮台了！你們聽說了嗎？」她一面跑，一面喊着。

接着，大家就亂哄哄地談起來了；對於這驚人的消息，每個人都表示自己的意見。

「啊，天哪！……沙皇倒了，這會是真的嗎？」

「無風不起浪。當然是真的！」

「不會是謠言嗎？」

「國家沒有沙皇的話，老百姓怎麼能和睦相處呢？」

「而且仗怎麼打法呢？」

「你覺得怎麼樣？兵如果沒有人指揮，你以為他會打仗嗎？」

波黑·瓦拉又插嘴了：

「『革——命』的由來就在這兒呀。」

那可憐的農民恰凱慈一直沒有講話，他被自己的思想糾纏着，現在他惘然地說：

「啊，米拉伯波黑！沙皇倒了，我倒懂得。可是甚麼是『革——命』呢？請說給我聽吧。」

「我怎麼知道呢？它大概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一種新東西，是個新名詞。那生意人高特的兒子阿德介給我們解釋過。他叫它做『耶卡拉普』或是『彝克拉普』——大概就是這樣。」

「廢話，米拉伯，你又說是『革——命』，又說是『蘇克拉普』。叫人什麼也摸不着，就像看着斜眼人的眼睛一樣。也許是沙皇後繼人的名字吧？」

「對，對，你猜着了。人們說這種事情在法國也發生過。據說『革——命』是選出來的，就像我們選米拉伯一樣。」

「那末百邑們還會像選米拉伯時一樣地有最後決定權嗎？」

「聽他說的這個！沒有百邑，窮人能行嗎？」

一個蹲着的人擰了擰鼻子，沉着臉說：

「這樣的話，你就說老百姓還是不會有好日子過，不就完了！」

「啊，你！」波黑·瓦拉大聲叫着，「再沒有比亂講話更壞的事了，簡直是……」

「米拉伯波黑！哪兒會再找着一個像你那樣先想一百次然後開口的人呢！」恰凱慈笑着落地說。大夥兒都笑了。恰凱慈的嘴快是有名的。

波黑·瓦拉的肥胖的兩頰在顫抖，扁平的鼻孔張大了。他把袖子在臉上一抹，謎起一隻眼睛說：

「啊，你！你目無尊長。與其和你們這些糊塗蟲們講道理，還不如一直走路到基發去哩！」

他向後一轉，就搖搖擺擺地向哈拿撒百邑的帳篷走去了。

「噯，米拉伯，現在你走對了！那兒的人才會了解你！」恰凱慈在他後面喊着。

① 百邑 (bey)，指富人，亦一尊稱。

② Inklab，阿拉伯文，意即革命。

又是一陣笑聲。波黑倉皇地向後看了好幾次，好像是要躲開狗似地。

關於沙皇是否被推翻以及由於他的退位人們會得到好處還是壞處這樣的談話仍在繼續着。很多人在懷疑的大海漂浮着。後來，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恰凱慈的話上來了：

「老鄉們！讓我們想一想：誰滿意沙皇呢？工人們滿意嗎？不滿意。士兵們滿意嗎？也不滿意。你們滿意嗎？」

「不滿意，」到處都是這樣的回答。

「那末誰滿意呢？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人民都離開了他，他當然要倒。這對人民當然是好的。首先像鄉長巴八可汗、區長赫加·穆拉德那種人就不會手裏拿着鞭子監視你們了。其次，你們被遣走的親人們或許也就會回來。」

「但願上帝也高興聽你的話。」

「阿圖克也可以回來嗎？」

「我剛說的被遣走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阿圖克。」

「那好極了！」

地上雖然還蓋着令人憂鬱的塵土，但是每個人都好像覺得生活的重担減輕了許多。由於一種內心的明亮，滿身塵土的農民，臉上也發光了，一綫希望在他们眼睛裏燃燒着……

奉總督庫羅巴特金和專員康爾馬考夫的命令，縣長比蘭諾維奇上校企圖不讓人民知道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們希望皇權仍會恢復。可是那從電報員口裏得到而又在鄰居親戚的耳語中傳播着的消息却省

到省、縣到縣、村到村、帳篷到帳篷地散佈開了。不久也傳到了愛娜的家裏。

這時候，愛娜正在坐着繡花。從帳篷煙洞射進來的陽光在這位姑娘的綢衣上，在她手裏的活計上，閃耀着。

「是甚麼消息？」她想着。「沙皇會給推翻了嗎？而且還是俄國沙皇？沙皇不是天地之間的支柱嗎？沙皇倒了，天下不就會大亂了嗎？或許是沙皇被打敗了，作了敵人的俘虜了吧？是謠言呢，還是真的？不過如果房子倒了，磚也就會掉下來；沙皇如果倒了，他的鄉長和區長們也就會跟着倒了。沒有了靠山，那個魔鬼哈拿撒也就會倒了。但願上帝保佑這消息是真的吧！假如沙皇和他的騎兵們和地主們都消滅了的話，也就不會再有監牢了。啊，如果把親愛的阿圖克放出來的話，那有多好呀！如果他，我最心愛的人兒，回來的話，那是多麼好呀……唉，可是我在亂說甚麼呢？六個月了，從阿圖克那兒，我什麼音信也沒聽到，也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他怎麼會回來呢？這都是空想……聽了六個月各種各樣的謠言，我簡直糊塗了。有些人想安慰我，說：『阿圖克很好，就是人家不准去看他，他在阿什哈巴德監獄的一個牢裏……』另外一些想使我心上的創傷更痛苦的人說：『阿圖克被送到前綫去了……』還有些幸災樂禍的人說：『阿圖克當場就被槍斃了……』唉，多苦啊！假如我六個月來身受的痛苦壓在一座山上，它也會倒下來的。假如這痛苦的火燄觸到一條河流，它會被燒乾的，就像我們的德津卡一樣……」

愛娜是多麼好的一位姑娘啊！她是天上的虹，地上的鬱金香，我這本書的驕傲！可是現在……現在，美色已從她的兩頰褪去，她那美麗的臉孔瘦長了，兩隻笑着的黑眼睛也失去了光彩。她的眼睛無神而

陰鬱地看着周圍的一切，像冒着煙的薩克梢的餘燼一樣。曾經一度揚着的頭垂了下來，肩膀也塌了下去，強健的身體衰弱了，從前踏在地上是那變輕快的脚步也失去了活力……自從阿圖克被抓以後，六個月當中，愛娜似乎老了六年。

妮妮搖擺得像一隻鴿似地走進了帳篷。她還是照樣那麼漠不關心——動亂的日子，愛娜受的煎熬與苦難，以及德津的旱災，都同樣對她沒有影響。她的臉又光又滑，下巴上有兩個皺褶，她的眼睛照舊帶着那副若有所思的樣子。她用手帕的一角擦了擦她那紅潤的兩頰，歎了口氣。接着她揚起了她那沉重的眼皮，兩隻呆鈍的眼睛盯在她後女兒的身上。

「不，閨女！怎麼能老是這麼坐着！一輩子哭哭啼啼下去嗎！你在傷心甚麼呢？爲沙皇倒台而難過嗎？」

以往愛娜是柔和而又溫順的。可是災禍降臨到阿圖克頭上之後，她不但外表變了，性格也變了。她的羞澀與溫柔變成了急躁與固執，尤其在和妮妮的關係上更是這樣。她連看也沒有看她後母就尖利地回答說：

「不只是沙皇——對我說來，整個世界都要完蛋了！」

「噓，你這壞丫頭！你竟敢說這種話！這樣天搖地動，而且來了旱災瘟疫，不就是因爲世界上有了像你這樣不要臉的丫頭嗎？」

愛娜直瞪着她的後母，兩條黑眉逼人地鎖在一起。

「割碎我心的不是你？咬着我生命綫的不是你是誰？把我扔進這苦海裏的不是你是誰？」

愛娜對於諷刺和責難素來是不在乎的，但愛娜最後的幾句話却傷了她的心。她退縮了，好像被針刺了似的，把臉蒙在手裏。

「求上帝把我們從災難和惡毒的言語裏救出來吧！」她說着倒在一個墊子上。

烏姆莎格哇啦哇啦地把沙皇被推翻的事不停嘴地說給哈拿撒聽，這位百邑因此就被茶噙住了。他坐着一聲不響，甚至連眼皮也抬不起來，好像要趕掉夢魔似地。接着，他氣喘得像一隻重荷下的獸，瞪着烏姆莎格厲聲喊着：

「你在胡說甚麼，奴才！你聽見了你的舌頭在亂扯着甚麼嗎？傻婆子！說這種話，你要被絞死的！」

烏姆莎格嚇了一跳。她那微黑的臉現出了恐懼，舌頭僵了，結巴着說：

「百邑老爺……我……我想告訴你我是多麼難過……」

「你到處亂跑，賤貨，好像是吃了狗腿似地。常常在外面散播很多壞話。說阿圖克把唾沫吐在我哈拿撒嘴上的謠言，不是你散播的嗎？你這母狗，吃在我家，可是在別人的門口嚷叫！哼，我可以要你死，當場要你死！」

烏姆莎格沒有血色的嘴唇又動了一下，可是哈拿撒制止了她：

「不許講話，奴才！」

他氣得發起抖來，所以在把茶從茶碗倒回壺裏去的時候，都潑在地上了。百邑咬了一咬嘴唇，就把

那帶有紫紅花紋的茶碗，到了屋子的另一頭。碗碰在壁爐鐵架上，打了個粉碎。哈拿撒抬起光着的腳把茶壺一踢，於是壺滾了開去，壺蓋叮噹響着，在地毯上留下了一一片片的濕痕。

烏姆莎格兩腿在發抖。她的腰再也不能維持她身體的平衡了，於是就在地上坐了下來。

哈拿撒很少發這麼大的脾氣。平常說起話來，他總是加以慎重思考的。可是這一次，他却忍不住發怒了。烏姆莎格早已使他心裏嘔着氣，他早就咬牙切齒，想藉故向她發洩一下他的怒氣了。而現在她又給他帶來最慘痛的消息，難怪他大冒其火了！可是對這不快的消息，他又需要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哈拿撒是很了解這一點的。這時候他最喜歡的一位太太莎黛蒲正在一邊收拾那打碎了的磁片，一邊安慰地說：

「哎喲，天哪！我和你說呀，別這麼動火吧。來了低頭人，血債也要饒。她對我們也絕沒有惡意。一定有人也使她難過了。」

莎黛蒲的排解使哈拿撒好過了一些。烏姆莎格在他面前哆囉哆嗦的像老鼠見了貓似的。眼淚湧上了她的眼睛。

「假如我心裏對你懷有一絲惡意的話，就讓上帝懲罰我吧，」她說着就哭起來了。

「好了，別裝了吧，」哈拿撒唧唧着。「不然，我就要命令你用荊棘擦去眼淚，那對你就會更糟……從哪兒聽來這消息的？講啊。」

烏姆莎格歎了一聲，抽了一下鼻子，正要把消息全部說給哈拿撒聽的時候，米拉伯波黑·瓦拉突然在門口出現了。他一跨過門檻，連招呼都沒有打，就開始說話了：

「哦，哈拿撒百邑，你聽說了嗎！一個不吉利的日子呀——俄皇倒了。國內發生『革命』了。哎呀，烏姆莎格，你也在這兒！我想你已經把消息傳出去了，你來得正好！」

「是啊，是啊！爲了這消息，我已經得到報應了……」她抽噎着，啜泣地回答說。

波黑·瓦拉又對哈拿撒說：

「哦，哈拿撒百邑！你用不着懷疑。我剛從城裏回來，連茶還沒喝過。總督來了一份電報。這是可靠的消息。」

波黑的话雖然粉碎了哈拿撒的最後希望，但他這一次却盡量地克制了自己。

「好吧，米拉伯波黑，進來吧，請坐。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談談這個吧。」

波黑的深陷下去的小眼睛是最尖銳不過的，他發現了地毯上有濕痕。

「太太，這是怎麼回事兒？」他驚訝地問。「你沒有這樣不懂事的小孩兒呀？」

莎黛蒲慌亂了一下，但馬上就定住了神。

「哦，米拉伯波黑，孩子總是孩子。我們小女兒剛才給她爹端茶，絆倒了，壺也打翻了。」

「啊，可憐的孩子！她燙傷了沒有啊？」

「沒有，米拉伯。幸好壺滾開了，一滴茶也沒碰到她。」

「啊，太太，你運氣好啊！」

哈拿撒因他太太的急智而不由自主地笑了。

波黑·瓦拉剛盤腿坐下，那位博學而受人尊重的馬米德·維利先生就在門檻上出現了；他的兩隻

微紅的小腿露在白短褲的下面。

「哦，先生，歡迎歡迎！進來，進來，」哈拿撒指着帳篷裏的一個上座說。

烏姆莎格看見了她主人的眼色，聽見他有意的咳嗽之後，就立刻起來走了出去。

「先生，沙皇被推翻的事聽說了嗎？」波黑·瓦拉立刻問他。

馬米德·維利不慌不忙地盤腿坐下，然後摸着他那八字鬍回答說：

「聽說了，米拉伯波黑，而且我就對自己說：『我得趕緊到哈拿撒百邑那兒去，那兒常常有很多人去的，可以把這消息打聽得更確切些。』」

「先生，你看了很多聖書。你對這個怎麼個看法呢？」波黑問。

「米拉伯波黑！」先生蹲下身來，搖着頭說。「關於這個，我們有波斯詩人的話：『西南有雲，天必雨；皇帝不正，位必亡。』」

「皇帝不正？」哈拿撒用不快的語調重複着。

馬米德沒有聽出百邑聲音中那不快的音調，直率地回答說：

「是啊，哈拿撒百邑，是啊，俄皇食言了嘛。他捉住阿哈爾和瑪麗的時候，他和我們立過約，規定回教徒不當兵。可是你看見了，他已經把自己的諾言破壞了。」

「那末，照你說來，俄皇倒了，是因為他徵調回教徒給軍隊去服勞役囉？是嗎？」

這問題使馬米德先生覺得奇怪。最後他終於感到了主人的不快的語調，接着就偷看了一下他的面孔。哈拿撒臉色冷酷而又含着敵意。他的眼睛懷疑地看着馬米德。從他的眼睛裏可以讀到：「先生！